

延伸阅读

武侠小说中的
诗和远方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……”高晓松为许巍写的这首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刚刚发行的时候，被骂得不轻，许多人说高晓松是在矫情。但无法否认，并非高晓松原创的“诗和远方”，还是被人津津乐道。对“诗和远方”的描述，精准地击中了现代人对自己现状不满、更多寄希望于未来的软肋和泪点。

“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，具有多项造梦的功能，其中一项功能，就是满足读者对诗意和远方的追寻。”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张丽军教授说，武侠小说是俗文学的一种，但无法否认其中的文化含量有时非常高，比如金庸小说中对于茶文化的描述，就是对“诗和远方”之诗意生活的描述与营造：“金庸的小说里讲喝茶，喝茶用的水要去悬崖边打，上层的水不好，下边的也不好，喝茶用的水要用中间的。”

对“诗与远方”的营造里，首先要说武侠小说中的诗。

武侠小说中用诗最佳的，当数梁羽生。比如《七剑下天山》中的句子，“笑江湖浪迹十年游，空负少年头。对铜驼巷陌，吟情渺渺，心事悠悠。酒醒时残梦断，南国正清秋。把剑凄然望，无处招归舟。”浪迹江湖的游子的境况，得到精准描述。

金庸的首部长篇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陈家洛曾在乾隆的扇子上题诗一首：“携书弹剑走黄沙，瀚海天山处处家。大漠西风飞翠羽，江南八月看桂花。”此诗句有豪气，也有对乾隆、陈家洛关系的现实影射。

古龙小说中古体诗相对少，但不乏隽永的句子，道尽人生况味，比如古龙的《流星蝴蝶剑》的句子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绿鬓少年，忽已白头，人生一梦，梦醒便休，终日碌碌，所为何由？”

同是营造诗意的话语，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呈现了不同的特色，所谓“梁羽生写江湖，金庸写传记，古龙写人生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武侠小说除了提供想象中的诗意，也提供了现实中难触及的“远方”，一如陶渊明心中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场景与情致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黄药师请前来求亲的洪七公、欧阳锋在桃花岛喝茶，金庸这样描写桃花岛，“曲曲折折的转出竹林，眼前出现一大片荷塘。塘中白莲盛放，清香阵阵，莲叶田田，一条小石堤穿过荷塘中央。”

“黄药师踏过小堤，将众人领入一座精舍。那屋子全是以不刨皮的松树搭成，屋外攀满了青藤。此时虽当炎夏，但众人一见到这间屋子，都是突感一阵清凉。”

“黄药师将四人让入书房，哑仆送上茶来。那茶颜色碧绿，冷若雪水，入口凉沁心脾。”

竹林、荷塘、青藤、清茶，金庸用短短的句子，就营造了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场景，这不就是尘世中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“桃花源”或者“远方”吗？

武侠小说对诗和远方的营造，在现实中也以某种情结呈现。在金庸去世当晚，湖北襄阳的金庸迷们相聚在襄阳大北门瓮城墙上，点亮蜡烛，为他送行。据统计，在金庸的经典著作中，至少有260多次提到了襄阳，其中郭靖、黄蓉坚守襄阳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

“华山论剑”是金庸小说中的经典场景之一，华山成为金庸去世后游客追思悼念他的地方。“华山论剑”中的华山，正是金庸笔下华山派的发源地。

金庸逝世后，位于金庸家乡海宁的金庸书院和旧居，慕名而来的游客比平日增加了数倍。

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虽然唱着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”，但在大部分时间里，“诗和远方”总是被“眼前的苟且”所羁绊，于是“诗和远方”经常存在于朋友圈或者武侠小说里。对“诗和远方”的追求，可以是朋友圈里拍下的路旁努力生长的一丛野花，也可以是金庸小说里的桃花岛故事。对现代人而言，两者都提供了满满的诗意。

告别武侠，意味着什么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小说作家知之甚少。

目前在年轻一代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，是以网络文学形式存在的玄幻小说。“玄幻和武侠不同，但关系紧密，算是近亲。之前的民国旧派仙侠小说，也有武侠的因素。今天更年轻的读者喜欢玄幻小说，也是能够理解的。”马兵说。

张丽军认为，玄幻小说有武侠元素，但不是武侠小说的延续。金庸之后的武侠小说传统，以其他作家的作品形式在延续着，“比如徐浩峰的一系列武侠小说，还有韩寒的《长安乱》。”

张丽军和马兵都承认，武侠小说是浪漫主义的文学，在越来越现实的世界，作为浪漫主义的武侠小说会更有市场。“告别武侠，不是告别浪漫，而是缅怀。武侠世界里的勇敢和自由，是英雄和圣贤的品质，也是浪漫文学的魅力所在。”张丽军说。

注：题图为2017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剧照，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无数次被翻拍经历中的又一新版本。



10月30日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逝世。11月19日，曾创作《甘十九妹》《马鸣风萧萧》等武侠小说、与金庸并称“南金北萧”的武侠小说作家萧逸逝世。

在此之前，武侠小说大家古龙、梁羽生已经辞世。金庸、萧逸的逝世，引发了对武侠小说的一次缅怀，“告别武侠”，成为华语武侠小说拥趸们最为集中的心声。当我们在说“告别武侠”时，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？

破小说并列，虽然影响了万千青年，但并不是青春文学。“对于金庸的缅怀，对武侠的缅怀，最大的魅力在于这其实是在回顾我们个人的青春和生活，我们以这种方式，回归我们经历过的生命，生活和情感，纪念我们的生活，因为武侠小说曾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丰富了我们的世界和情感，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，武侠的世界里更有爱情，有忠诚、自由与勇敢，那是一个多么快活的世界啊。”

张丽军同意武侠是文学造梦运动这样的说法，“弗洛伊德说过，文学就是白日梦，就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。人们在世俗生活外需要一个精神空间，而武侠小说满足了人们对诗意和远方的追寻，武侠世界有超凡的武功，有经典的爱情，有自由的追求，有生命的舒展，是我们心中向往的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。”

于是我们喜欢在武侠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坐标，或是人格和精神上都没有瑕疵的郭靖，或是聪明可爱又专情的黄蓉，或是叛逆又喜欢行侠仗义的令狐冲。

“解放人的文学最令人快活。”张丽军说，“武侠世界里有快意恩仇，有大爱大恨大忠大奸大痛大乐，就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大快活。”

浪漫主义的武侠永不过时

金庸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《鹿鼎记》在1972年完成；古龙1985年去世，其实在1979年之后，古龙小说代笔书写已经非常盛行；梁羽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创作。马兵曾在90后大学生中做过简单的调查，发现现在的年轻一代虽然喜欢武侠小说，但所读作品多为金庸、古龙等非常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，对其他武

武侠陪伴了我们的青春

“没有他，我们的少年时代将贫乏许多。”金庸逝世当晚，70后学者、山东大学文学院马兵教授在朋友圈这样感叹。

马兵承认，武侠小说能够引起广泛的影响，和许多人的青春记忆紧密相连。70后一代人受武侠小说的影响，与网络文学对80后、90后一代的影响差不多，“在70后一代人奠定人格结构、价值观的青少年时期，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等作家的武侠小说，提供了关于成长、关于江湖的一种想象。”马兵说，青少年时期是奠定人格结构的关键时期，所读的文学作品对其之后的人文素养非常重要。这就是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等作家的创作高峰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结束，他们的作品却一直影响至今的主要原因。

但武侠小说显然不是青春文学。马兵说：“武侠小说只是在内容上提供给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关于未来、世界、远方的念想，投射了想象的欲望，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与青春文学不一样。”

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张丽军教授看来，武侠小说影响的并非只是70后一代人，“50后一代到90后一代，都有大量的武侠小说拥趸。武侠小说的粉丝之所以能够跨越代际，是因为武侠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东西，历史感非常浓，在特定历史空间里，中国历史、武术和日常生活的文化都包含其中。”

武侠的世界里“大快活”

张丽军认为，作为俗文学的武侠小说，与言情小说、黑幕小说、侦